

Julien Sandrel

La chambre
des merveilles

奇迹
病房

[法] 朱利安·桑德勒尔 / 著

唐洋洋 / 译

非虚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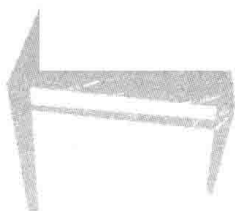
奇迹 病房

Julien Sandrel

[法] 朱利安·桑德勒尔 /

唐洋洋 /

**La chambre
des merveilles**



La chambre des merveilles by Julien Sandrel

© Calmann-Lévy, 2018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via Dakai Agency Limited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8-2018-23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奇迹病房 / (法) 朱利安·桑德勒尔著；唐洋洋译

—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2

ISBN 978-7-5404-8923-6

I. ①奇… II. ①朱… ②唐…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83580 号

上架建议：畅销·外国文学

QIJI BINGFANG

奇迹病房

著 者：[法] 朱利安·桑德勒尔 (Julien Sandrel)

译 者：唐洋洋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邢越超

策划编辑：马冬冬

特约编辑：汪 璐

版权支持：辛 艳

营销支持：傅婷婷 文刀刀 周 茜

版式设计：李 洁

封面设计：棱角视觉

出 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75mm × 1270mm 1/32

字 数：124 千字

印 张：7

版 次：202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2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8923-6

定 价：45.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献给玛蒂尔德。

献给我的女儿和我的儿子。

所以，告诉我，塞尔玛小姐，你为什么没有孩子？
我的意思是上帝赐予你某些独特之处，我想你应该把它传递下去。

——雷德利·斯科特《末路狂花》^[1]

L A C H A M B R E D E S M E R V E I L L E S

[1] 《末路狂花》，原名为《塞尔玛和露易斯》(*Thelma & Louise*)，是一部由雷德利·斯科特执导，苏珊·萨兰登、吉娜·戴维斯主演的公路冒险电影。本书女主角的名字即出自该电影。(本书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注。)

Contents
目录

我的国王

001

Part
1

那一天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它即将成为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当时的我尚不知情……

奇迹病房

009

Part
2

在试图唤醒儿子的过程中，我睡得像小女孩一样安宁，蜷缩在母亲的臂弯里。

王子和公主

145

Part
3

我再也不想继续以前的职业生涯了。我再也不想继续以前的人生了。

Part

1

我的国王

L A C H A M B R E D E S M E R V E I L L E S

1.

/ 10点32分 /

“路易，到点了！快点，我不想再重复了，请你起床穿上衣服，我们要迟到了，已经9点20了。”

那一天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它即将成为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当时的我尚不知情，可是2017年1月7日那个周六的10点32分发生的事情总是有前因后果的。所谓的前因，那个我希望凝结为永恒的前一分钟，那些微笑，那些转瞬即逝的幸福，那幅从此印刻在我脑海最深处的画面，它们永不消逝。所谓的后果，那些“为什么”，那些“如果怎样就好了”，那些泪水，那些叫喊，那些在我脸颊上流淌的昂贵的睫毛膏，那些刺耳的鸣笛声，那些饱含同情却令人恶心的目光，那些因拒绝接受而产生的腹部不由自主的颤抖，同样永不消逝。当然，我当时还难以理解这一切，觉得这是一个只

有神才会懂的秘密——如果世间真有神灵的话，但我对此深表怀疑。在 9 点 20 分的时候，那些神灵在想些什么？多一位神灵，或者少一位神灵，又能有什么用？你确定吗？不那么确定。为什么不呢？在问完一连串的“为什么不”之后，我依旧无法改变世界的面貌，这倒是真的。当时的我离这一切还很远，不见神，不心烦^[1]。在那一刻，我就是我，虽然颓然倾倒、天崩地裂、无可挽回之时已经近在咫尺。我就是我，我在斥责路易，他显然没有做任何努力。

我心想这孩子真让我抓狂。半小时前我就想把他从床上拖起来，费了好大力气却无济于事。我们约好了中午跟妈妈共进早午餐——那是我每月一次的酷刑，我还打算赴约之前去奥斯曼大街买双血红色的浅口鞋，打折季刚开始我就心心念念想得到它。我想等周一跟埃热莫尼的大老板一起开会时炫耀一番，我已经在这家化妆品集团夜以继日地工作了 15 个年头。我带领着一个 20 人的团队，致力于一项光荣事业，那就是为某个洗发水品牌进行广告宣传和新品研发，其去屑率可达 100%， “可达”二字的意思是在召集来的 200 位女性测试者中，其中一位会发现她满头青丝上的头屑全都消失了。当时我引以为傲的一件事，就是在与埃热莫尼法律部门经过艰苦的搏

[1] “不见神，不心烦”（loin des dieux, loin de mon cœur），化用了熟语“眼不见，心不烦”（loin des yeux, loin du cœur）。

斗后，终于获准使用这一数据。这一点至关重要，有了它就可以提高销量，实现年度加薪，暑期跟路易一起度假，还能买新鞋子。

叽里咕噜地抱怨了几句之后，路易决定服从命令，穿上一条紧身又低腰的牛仔裤，洗了把脸，又花了5分钟动作娴熟地把头发弄得乱蓬蓬的，哪怕那天早上天寒地冻也不愿戴帽子，又咕哝了几句（我虽然听不懂，但知道大概内容——为什么要我和你一起去……），戴上墨镜，紧握着滑板（滑板脏兮兮的，不管立在哪儿都会摇摇晃晃，我还得经常买轮子供他参加比赛用），穿上红色的优衣库高级轻型羽绒服，抓起一盒巧克力夹心饼干，按我的要求狼吞虎咽地吸进一袋果泥（还跟5岁时差不多），最后终于按了电梯。我瞥了一眼手表，10点21分。完美，还有时间，可以分毫不差地完成计划。路易殿下起床要多久全凭运气，所以我留出了宽裕的时间。

天气好极了，冬日晴空湛蓝无云。我一直喜欢冷冰冰的光线。我从未见过比我在莫斯科出差时见到的还要蓝、还要澄净的天空。在我看来，俄罗斯首都堪称冬日天空女王。巴黎也有着莫斯科的风韵，频频向我们抛来如丝媚眼。离开位于十区的公寓后，我和路易开始沿圣马丁运河朝火车站方向走去，如障碍滑雪般穿行于闲逛的一家老小及被驳船经过欧仁·瓦尔兰桥船闸的景象吸

引的游客中间。我观察着路易，他踩着滑板从我面前溜走了。我为他感到骄傲，因为他正在成长为一个男子汉。我应该告诉他的——有了想法就应该表达出来，否则毫无用处，但是我没有。最近一段时间，路易变化很大。这个年龄段特有的成长速度，使他从一个纤弱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身高不可小觑的少年，细细的胡须从还有些婴儿肥的脸蛋上冒出来，脸上还没有开始长痘痘。翩翩风度即将显露。

这一切都太快了。我在回忆中沉浸了片刻，沿着瓦尔米堤道漫步，右手推着一辆石油蓝色的小推车，左手拿着手机。我想我见到这样的场景肯定会莞尔一笑。或许这是我事后编造出来的？我记不清楚了，很难回想起在那么重要的场合我在想些什么。如果能倒退几分钟就好了，那样我就会更注意。如果能倒退几个月、几年就好了，我就能做出很多改变。

我听到“周末”乐队(The Weekend)的最新歌曲响了起来——路易把它设置成了我的智能手机的铃声。是JP。他妈的。为什么我的上司非要在周六上午给我打电话？当然，事情已经发生，在埃热莫尼这样的公司上班意味着不得不处理一些紧急事件。而现在，当我听到有人用“紧急事件”这个词时，它已经有了完全不一样的含义。我再也不会用这个词来称呼需要总结的陈述、需要做的消费

者测试，还有需要进行确认的瓶瓶罐罐的设计方案了。我们说的是什么样的紧急事件？谁到了生死关头？在那一刻，我还想不了那么多。我想到的，只是 JP 找我有什么急事，我预感到可能与周一的会议有关。所以，绝对是急事，至关重要。我毫不犹豫地接起电话，勉强留意着路易，他放慢了速度，在我身边停下来，显然是想跟我说话。我示意我在接电话，他可能没看到？他嘟囔了几句，嘀咕着他有重要的事要说，我想是这样。他用动作和表情强调了事情的重要性。我永远也无法知道他当时想跟我说什么了。我确定在最后一刻我对儿子的看法是负面的。大概就是在想，他总是需要关注，我就不能拥有一刻属于自己的时间，他还是个自私的少年，可我也需要喘口气啊，他妈的。这个小家伙，我的亲生骨肉，这个我花了成千上万小时抚慰他，又花了成千上万小时跟他一起歌唱，给我带来了那么多笑声和喜悦、让我引以为傲的人，我在脑海中酝酿的关于他的最后一个词，我在生了锈的脑子里喊出的最后一个词，却是康布罗纳说的那个该死的词^[1]。多么羞耻！想起来是多么不应该！

路易喘着粗气，抓起一直挂在他脖子上沉睡的红色耳机，重重地扣在脑袋上，大声嚷道我什么时候都是这副样子，在我的世

[1] 康布罗纳（Pierre Cambronne，1770—1842），法国军官。在滑铁卢战役中，面对英国人的劝降，康布罗纳简洁地说“他妈的”，震惊欧洲。

界里只有工作，然后用右腿猛蹬了一下加快速度，踩着滑板冲上了有坡度的人行道。我要不是在跟 JP 通话——所谓的紧急事件原来是 PPT 出现了问题，需要重做——就会做出一个妈妈应有的反应，例如喊一声“慢一点，你太快了”，尽管上过幼儿园的小孩听了这话都会生气，尽管这么做在理论上没有什么用，但实际上总归还是有可能唤醒一个半梦半醒意识不清的人。这句呼喊停留在了我的脑海中。在埃热莫尼，人们并不十分看好养孩子这件事，尽管官方政策很明确：埃热莫尼支持男女平等，埃热莫尼致力于推动女性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在理论、对外公布的政策与实际情况、同一机构的另一副面孔、导致女性在大型集团行政委员会中的比例低得出奇的某些人们心照不宣的规则之间，总有一道鸿沟。一直以来我都在奋力谋求高级职位，因此绝不可能在一场工作谈话中显示出一丝妈妈的情感，哪怕是在周六上午 10 点 31 分。

当 JP 懒洋洋地向我叙述周日要修改哪些地方时，我心不在焉地盯着路易，显然他冲得太快了。我注意到他把耳机扣在了耳朵上，我清楚地记得我曾心里希望他不要把声音开得太大，希望他意识到自己的速度。我摇了摇头，心想他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不应该再动不动就忧心忡忡了，什么都要担心，一点点小事都要担心。短短

几秒里竟能涌现出那么多想法，真是不可思议。短短几秒竟能根深蒂固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让我为之痛苦，同样不可思议。

我最后一次瞥了一眼手机屏幕，10点32分。我心想我要在3分钟之内挂断JP的电话，因为我们快到地铁站了。

我听到一个沉闷的响声，让我想起遇难航船发出的鸣笛。是一辆卡车。我抬起头，时间凝固了。我距离卡车还有100多米，但行人的哄闹声太响，让我感觉我就在现场。我的手机掉在地上，摔碎了。我嘶吼了一声。我的双腿蜷缩在一起，我摔倒在地，站起来，甩掉细跟鞋，像从来没有跑过步一样跑了过去。卡车这会儿已经停下了。嘶吼的不止我一个。十几个正在晒太阳的人——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上午——站了起来。一位父亲捂住了儿子的眼睛。那个孩子多大了？四五岁吧。这种场景不适合他。哪怕在电影里，也永远不会展示这种场景，不会展示给任何人，最多会暗示发生了这种事。在这个暴徒横行的世界，请保留一份羞耻之心吧。我跑上前，又嘶吼了一声，扑倒在地，感觉擦破了膝盖，但没感觉到疼。怎么说也不是那种疼。路易。路易。路易。路易。我爱的人。我的生命。如何描述无法描述的事情？一个目睹了此情此景的人随后用了“母狼”这个词。被开膛破肚的母狼发出的嚎叫。我捶打着，抓着地面，浑身颤抖着，把路易的头捧在手里。我知道不该碰他，我知道哪里都不

能移动，但我忍不住。理论和现实之间还是有差距。我不可能狠下心来，看着他躺在地上，什么也不做。但是我捧着他的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不停地确认他的呼吸。他在呼吸吗？他在呼吸。他停止呼吸了。他又恢复呼吸了。救援到达的速度破了纪录。一位消防员负责照看我，确切地说是试图把我和路易的身体撕扯开。我扇了他一个耳光，我道了歉，他对我微笑。我全都记得。记得他既坚定又温柔的动作，记得他不怎么好看的鼻子，记得他令人安心的嗓音，记得他说的那些场面话，记得远去的救护车。我载取了几个片段。儿科急诊。罗伯特·德勃雷医院。重症监护。会好起来的，夫人。不，不会好。我会陪着您。我瘫倒在地上。他抓住了我。自意外发生后我一直紧绷着的肌肉，这才刚刚放松下来。人们让我坐在一家洒满阳光的咖啡馆的椅子上。我的身体不听使唤。我的肠子搅在一起，我把早餐吐在了这家人潮刚刚散去的文艺酒吧的餐桌上。我擦了擦嘴，喝了一杯水，抬起头。

周围的一切纹丝不动，天空依然湛蓝澄净。我看了看手表，也碎了。表盘裂了缝，指针不走了，静静地见证着。依然是10点32分。

/一天上午/

我叫路易，生活在巴黎，12岁半，很快就13岁了。我热爱足球、日本动漫、吉姆斯师傅^[1]、精灵宝可梦、棕榈油含量比纯棕榈油还要高的蘸酱（我很喜欢这个梗）、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十年的电影（不，这个爱好并不过时）、汽车消音器的味道、花花绿绿的滑板、我的数学老师埃内斯特夫人的胸部、跟埃内斯特夫人的胸部无关的数学、我超酷的外祖母奥黛特、我的妈妈（在大多数日子里）。

如果没有这些，我想我已经死了。

按照惯例，我不喜欢过多地讲述我的生活，但考虑到各种情况，而且既然你们在读，就还是向你们解释一下我是谁，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吧。

我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她叫塞尔玛。我的最后一个上午就是跟她一起度过的。我很想告诉你们，那是一个特别的上午，我们一起度过了美妙的时光，我们温柔相拥，说了一些甜蜜的话。但实际上，那只是一个平淡到让人沮丧的上午，总之一切如常。我们不能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那样太累了。我们活着，仅此而已。我

[1] 吉姆斯师傅（Maitre Gims），原名甘地·杜那（Gandhi Djuna），法国著名饶舌歌手，1986年5月6日出生于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